

鲁迅与徐懋庸的交往(1)

◆ 陆其国

徐懋庸有幸与鲁迅同宴

1934年元旦刚过不久,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主编黎烈文邀请部分“自由谈”副刊作者聚餐;这通常也是编者与作家联络感情,以取得后者支持的正常之举。这天受到邀请的有鲁迅、郁达夫、曹聚仁、陈子展、唐弢、周本斋、林语堂……林语堂迟到了会,他到时大家已围桌而坐。林语堂入席后,目光正好迎向鲁迅,便笑道,周先生近来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?鲁迅想自己并没有换新笔名发表文章,于是就反问,何以见得?林语堂说,我看到最近有个作者叫“徐懋庸”,应该就是你吧。鲁迅一听,哈哈大笑起来,然后指着座中一位年轻人对林语堂说,这回你可没有猜对,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。鲁迅一语甫毕,顿时引起大家一阵会意的笑声。笔者查阅《鲁迅日记》,这天是1934年1月6日。

这个日期对于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徐懋庸来说,印象是深刻的,他不仅有幸与那些重量级作家同席,而且鲁迅还向大家“推介”他这位“新锐”青年杂文家。

就在这年春天,徐懋庸加入了“左联”,这是他一直向往的。用他的话说,他因此“同鲁迅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,即‘左联’的组织关系,因为鲁迅是‘左联’的委员长。”

查《鲁迅日记》,这年五月十日,鲁迅“由林语堂邀夜饭,晚往其寓……同席十人”。徐懋庸亦在其中。林语堂当时正在办《论语》半月刊,举行这次聚餐,与前次黎烈文宴请一样,也是招待作家、致谢作者,并与作家联络感情有关,这也是徐懋庸第二次与鲁迅见面。而还在他见到鲁迅之前,已对鲁迅心仪已久。

徐懋庸于1910年12月出生在浙江上虞,家境不富裕,父亲是制作竹器的匠人。父亲本有心想让儿子继承父业,但徐懋庸却从小喜欢读书,志不在此。后在叔父支持和帮助下,得以完成最初的学业。徐懋庸读初小最后一个学期时,五四运动爆发,并很快波及他当时就读的浙江省上虞县下管镇。他所在小学教

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。这一噩耗于徐懋庸不啻晴天霹雳,他的悲痛异于他人,且无从表达。为此他拟了一副挽联:“敌乎友乎?余惟自问;知我罪我,公已无言。”上联谓:我究竟是先生的敌人还是朋友,问自己便是;下联谓:先生生前了解我,对我有鼓励有批评,可如今先生再不能开口,让我从中受益。其痛悔之情溢于言表。

师徐用宾等在校内外进行宣传,徐懋庸就此知道了欧洲大战、巴黎和会、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大事。并在老师们的领导下,手拿小旗上街参加集会和游行。其时为响应“新文化”运动,他们学校也办起了图书馆,徐懋庸从中读到《新青年》《申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东方杂志》《少年杂志》等报刊,视野得到开拓。

1921年夏,徐懋庸高小毕业后,一度跟随小学老师徐叔侃学习。后者向他讲解中国古文诗词,包括鲁迅小说《阿Q正传》,这也是徐懋庸第一次“接触”鲁迅。就在这年年底,曾教过他的徐用宾老师出任新办的“鹿溪小学”校长,他把十三岁不到,高小毕业的徐懋庸聘为小学教员。徐懋庸说,“当时的小学教师的工作,就是把初级教科书上的内容搬到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儿童的脑子里去,我是胜任的。”

1923年夏天,由经亨颐任校长,夏丏尊、丰子恺等任教员的上虞县春晖中学组织暑期讲学会,听讲者有从浙江多地赶来的知识分子300多人。徐用宾也带着徐懋庸去参加。徐懋庸由此目睹到前来讲学的吴稚晖、黄炎培、沈玄庐、黎锦熙、刘大白等名流的风采。这些人所讲内容驳杂,观点各异,徐懋庸当时还不很明白,但他觉得毕竟打开了视野,让他“初步接触到整个中国的许多问题,从而引起我此后读书看报时对这些问题的注意。而想做一个学者、文人的愿望,也由此加强了”。春晖中学坐落在美丽的白马湖畔,那天,少年徐懋庸正走在白马湖畔,忽见波光粼粼的湖面上,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欢快地游泳,而且游得很好。随后他才知道,那是沈玄庐的儿子与儿媳沈剑龙和杨之华。几年之后,杨之华与

沈剑龙协议离婚,嫁与共产党人瞿秋白。所以徐懋庸相信杨之华也是共产党人,并因此将她视作他见到的第一个具体的共产党人。

不过最初对徐懋庸后来的人生带来影响的,则是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《东方杂志》的胡愈之。那是1925年春,上虞一批小学教师成立了一个“青年协进社”团体,主旨是改良教育、促进社会,并办了一个不定期铅印报纸《上虞声》,徐懋庸也参与活动并在上面发表文章,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。负责这份报纸编辑和印刷的就是胡愈之,他的名字由此进入后者视野。徐懋庸说,“就在那时,我树立了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,胡愈之是我的模范,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。那时我已对鲁迅十分崇拜,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,还订了一份《语丝》。我不大喜欢创造社,而倾向于文学研究会,这也是受鲁迅影响之故。”

尽管鲁迅给予徐懋庸的影响显而易见,但他也坦言,促使他“进取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,则是一九二六年发展到上虞的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运动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徐懋庸成为中共地下党联系的对象,他也由此读到诸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左派幼稚病》,中共刊物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以及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恽代英、瞿秋白等人的著作。然后参与秘密编辑地下报纸《石榴》。事后发,徐懋庸等受到通缉,想到高小同学徐载庚在上海一家铜店做伙计,他因此逃到上海。此时他几乎已读遍鲁迅出版的每一本著译,如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热风》等,包括《现代小说译丛》和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《苦闷的象征》《思想·山水·人物》等。

1927年7月1日,甫到上海的徐懋庸,在小

上海童话

陈姿羽



8. 上当受骗

听到这里,童画心里更欣慰了,看上去像街道上阿姨妈妈一样的李老师居然也知道SOHO这个词,上海的现代化真是武装到每一个市民身上啊!

李老师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叫了一声:“哦,对了!合同上有个地方,我要跟你说一下。”她拿出刚才的合同,翻到后面,指着几行字给童画看——商业保密条款:根据国家法律,为确保公司的商业秘密不被泄露,试用工在试用期间需缴纳保证金1500元。一旦违反公司规定,公司有收保证金作为违约金。解释权属于公司。

童画问:“李老师,怎样算违反公司规定的情况呢?”李老师有点不耐烦地说:“这个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,你们年轻人最懂文字理解和消化了,合同里有详细说明,你回家再仔细看看。这样吧,你先缴纳保证金,我们这个合同就算生效了,我就给你开体检单,你立即就去体检,我也可以给你早点办录用手续!”

只听过租房要交押金,没听过工作还要交保证金的,童画以前还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,心里犯嘀咕了,但是想想试用期只有一个月,只要过了试用期,保证金肯定会退回的。而且,经过前面几次面试的失败经历,又听到同学们陆续找到工作签约的消息,童画的内心再也不甘落后了,她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这个试用期。她拿出包,突然想起里面并没带多少现金,说:“李老师,我现金没带够,明天再来交,行吗?”“没关系,没关系,我们有POS机,你刷卡就行了!”李老师飞快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的刷卡机,笑眯眯地看着童画,那一刻,她的目光里竟然有母爱一般的光泽。童画咬咬牙,刷了1500元。

李老师给童画画了体检指定医院的地图,说是步行过去不太远。童画寻找过去,只见一家同样是旧厂房式的办公楼门上挂着“沪北门诊所”,也不知道这医院是不是正规的,看着好像很山寨,但是在入口一个窗户处,站着不少

人在排队交钱。童画过去一问,居然要交500块!但是看着他们也交了,她也只好交了。随后领到了一份“体检申请单”,外加两张化验单,写着“血 Rt+Alt”字样。童画跟着几个人一起到了二楼,医生看了她几眼,象征性地量了量血压,测了视力,便在外科、内科等项目中,快速填上了“正常”。至于那张“血 Rt+Alt”的化验单,后面标着是指“谷丙转氨酶检验”,但这一项并没有抽血,医生却也盖上了“正常”的章。体检的过程像走过场一样。

回到宿舍,童画安慰着自己,体检费虽然贵了,但是只要过了试用期,肯定是可以报销的,然后便搜集各种资料,通宵达旦动足脑筋,一周后,终于做出了一个自认为精美无比的创意方案PPT,兴冲冲地去交给李老师。然而几个“老法师”式的人评点一番后,异口同声地说她的方案太学生腔,不切实际,叫她回家修改。之后,来来回回修改了很多次,但是“老法师”的脸色却一次比一次更难看,说童画的方案简直改得一塌糊涂。童画很难过,诚恳地请李老师指点应该往哪个方向改。李老师便说:“嗯哼!算了,估计这个类型你不擅长,换个别的案子吧,你再试试商标公司的推广吧。”于是,童画拿着一堆注册商标的公司资料回家了。这一次,她还是没有过关。

一个月到了,李老师板起面孔说:“小童,很抱歉地通知你,经过这一个月的考察,我们发现你的思路很陈旧,人也不灵活,你达不到我们公司的要求,只能到此为止了。”

“那我的保证金和体检费呢?”“这个嘛,按照合同,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被没收了!因为你在试用期内参观了我们公司以往的文案资料,这属于我们公司的商业秘密。你违反了公司的保密条款,而且,按照国家的抄袭法,如果以后我们发现市面上有别的广告和我们给你的那些创意方案有30%以上的相似度,我们就要追究你的泄露责任!所以这保证金必须在这里保证着。体检是你自愿的,再说,体检费是交给医院的,又不是给我们的,你凭什么向我们要!”李老师像变脸一样,再也没有了笑容,一脸的傲慢刻薄。

童画被不客气地请了出去。一路上,她反复回想着应聘这家公司的全过程,突然领悟到,完了,受骗了!此时的童画眼中,上海再不是第一面见到的那么美妙灿烂了。

6. 要去美国读书

“财迷,你不是一直说要存钱去美国读书吗?以后我们也试试这个勾当,钱来的快啊,夏小姐。”阿纬学着张明的口吻,凑到小雨耳边。“我又不是吴迪,才不会那么痴情地爱上一个劳改犯!”小雨吃她地笑。

前座的观众有意见了,频频回头抗议,两个少年压着嗓门疯笑,你打我一拳,我踹你一脚。

电影院出来,小雨说要去公共电话亭打一个电话,阿纬也要跟着。小雨说,你要当跟屁虫也行,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这个学期,小雨和学校文学社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蛮说得来,彼此来来回回通了几次信,讨论文学创作和世界名著啥的,寒假没过多久对方就没了音息,小雨想打个电话问明白。

铃声响了好久,终于传来一个爱理不理的声音,连站在一旁的阿纬都听得见对方言语间的冷淡和敷衍。小雨讪讪地挂了电话,扭头就走。

“现在欢迎埃塞俄比亚归国华侨吴迪小姐为我们演唱……”阿纬油腔滑调地学方方电影里的搞笑桥段。

小雨没搭理,低着头默默地走路。“哦,吴迪小姐在酝酿情绪……”阿纬继续着。

那一年妈妈走了,小雨连着几个月伤心欲绝、欲哭无泪,阿纬也是这样哄小雨开心的。他每天给小雨讲几个笑话,把学校图书馆笑话集里的笑话都讲完了。

小雨猛地停下步子,抬起头。一张煞白的小脸,挂着两行清泪。

“阿纬,你以前说过喜欢我的话是真的吗?”小雨顿了顿,红了脸,“还有,你说过我做女朋友的话,也是真的吗?”

阿纬心疼道:“瞧你,电影里的台词说得再熟练多煽情啊。当然是真的啦,我又不是张明,你不是吴迪。我一颗红心,只有一种准备,永远做好夏小雨小姐的备胎!”小雨扑哧一声破涕为笑。

阿纬收敛笑容正色道:“小雨,你真的要去美国读书也可以,我跟你一块儿去,我有的力气、办法。我打工,供你上学,没有人敢欺负你!”小雨鼻子酸酸的,一滴大大的泪珠挂

在睫毛上:“阿纬,你真好。”

一辆黑色的奔驰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无声息地驶来,停在了夏小雨的面前。锃亮的车身映出小雨年轻的身影,显得那么娇小、那么柔弱。

车窗摇下,露出一个光头男人的脸,面无表情地问:“夏小雨小姐吗?请上车。”

“阿纬呢?不是说好阿纬会一起来的?”小雨紧张地问。声音那么轻,大概只有她自己听得见。“人都在宾馆等你呢,快上车吧。”语气中透着一丝不耐烦。小雨更紧张了,不知不觉间手心汗津津的。

一个周末,小雨和阿纬说起自己已经被三四个美国大学录取了,还得到一些奖学金,可惜没有全奖。小雨发愁地说,这样的话还得有经济担保书才可以去签证。说话间,她拿给阿纬看一大堆美国大学寄来的回信和表格。

阿纬说他想办法,他知道后面弄堂的阿辉有路子,出十万块就可以把人弄到国外去,指哪儿打哪儿,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,不过去美国最贵。

小雨撇撇嘴,生气地打断他的话头:“我才不要去求那个阿辉呢,不三不四的。再说,我要凭自己的本事去留学,以后当高级白领,我才不要当那见不得光的偷渡客、黑户口!”

阿纬没吭声,过了几个礼拜拿着一张印满了英文字的名片兴冲冲地跑来跟小雨说:经济担保有着落了。原来是阿纬绕了好几层关系认识的一个美国华侨,说是做着很大的中美贸易生意,开大公司的。人家华侨听阿纬说了小雨的情况,很感动很同情,想先见见小雨本人仔细谈谈。

犹豫之间,小雨还是慢慢吞吞地钻进了小汽车。长久站立后的身子顷刻间躺在宽大舒适的皮椅上,小雨才感到小腿又酸又胀。但是,小雨还是放松不下来,浑身的肌肉绷紧着。

小雨下意识间一直攥紧着背包带,手心里的汗把背包带弄得软绵绵潮乎乎的。小雨的背包里装了满满一大袋东西,除了经济担保书之外,还有小雨历年来的成绩单、各科竞赛奖状、推荐信、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、奖学金通知……

生死呼吸

甜莲子



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